后是科技水平的巨大进步。“以前的白炽灯在低温下很容易损坏，多年前走在街上，经常看到不亮的冰灯，那是因为里面的灯管冻坏了。现在LED质量好，关键是节能环保。”朱晓东说，普通的灯管里含有汞，到了春天冰雪消融，冰灯外部化掉了，里面的汞却需要到专门的垃圾处理厂进行处理，费时费力不说，对环境也是一种极大的污染。  
　　2007年，半导体照明技术在冰灯游园会成功落地。“LED光源颜色更加丰富，与冰景结合更能展示冰灯的晶莹剔透；LED使用低压电源，不仅更可靠，而且更能保证游客的安全，也能延长冰景的寿命。LED不含汞，所以也没有对环境的污染。”该项目负责人、哈尔滨冰灯艺术博览中心冰灯艺术开发部程金介绍。  
　　如今，哈尔滨各大景区以科技创新提升冰雪旅游核心竞争能力。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上图），自主研发的冰雪景观建造专用工具和设备，实现了采冰、切冰、制冰的全部自动化、标准化和电气化；10余种冰雪景观专用照明灯具和灯光控制器，既可呈现更多的颜色，还可以实现动态的变光变色；全域智能照明及电力控制系统，一方面实现了园区灯光演播内容的远程编辑、点播，完成音响和灯光相同步的智能控制，另一方面实现了园区所有电力开关的远程智能化控制。同时，积极推广节能环保技术，打造绿色冰雪旅游品牌。LED光源应用覆盖率达到100%，既降低照明能耗70%以上，还大大减少了水资源污染。  
　　去年冬天刚刚开业的哈尔滨万达冰灯大世界也成了很多游客赏冰灯的首选去处。哈尔滨万达文化旅游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曲明介绍：“哈尔滨万达冰灯大世界占地面积50万平方米，整体用冰量高达5万立方米，用雪量10万立方米，总投资超过1亿元，仅开发半年时间，游客就达到了20余万人，足以说明人们对冰雪旅游的热爱。”  
　　春运，是许许多多中国人的共同记忆。盏盏灯火唤归家，千百年传统文化积淀的回家情结，每年都会凝结成汹涌的客流，考验着飞速行驶中的每一趟列车。  
　　在我国普速铁路建设时代，铁路沿线的照明条件极为有限，火车钻山穿隧，大多只能依靠车头的前照灯照明。即使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也必须凝神静气，提高警惕。而随着我国高铁线路的不断延伸，对沿线建设和车辆自身的安全要求自然水涨船高。  
　　中国铁建电气化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成贵铁路项目部电力专业副总工程师崔绍欢告诉记者，时至今日，隧道照明已是铁路电气化建设的“标配”。  
　　以正在建设的成贵高铁为例，大于500米的隧道都安装有隧道照明工程。而且隧道照明要比普通的照明复杂很多，隧道里除了安装常规照明灯具外，新建高速铁路还相应匹配建设了隧道照明监控系统。这个监控系统的作用不可小觑，一旦列车在隧道内发生故障，抢修人员可在隧道内任何一个位置不超过30米的范围内找到一个手动控制点，用来点亮隧道应急照明灯具，同时系统也会显示故障点位置，以便及时处理。当然，这对于故障以外其他时段的工作，比如检修、检查、施工等来说，也大大改善了工作环境，提升了安全保障。  
　　此外，如果隧道长度大于3000米，隧道内就会相应建设逃生通道等防灾救援工程，隧道正线内的疏散照明灯也会显示出最近救援通道的距离，方便车上人员及时判断所处位置，及时逃生。尤其是列车如果在隧道内发生火灾，检测单元检测到灾情，隧道应急照明灯、风机、防护门等防灾救援系统就会自动启动，同时把灾情上传救援设备监控系统，救援力量可以第一时间赶往现场。  
　　不仅仅是隧道照明，列车的前照灯现在也有了“高科技”。  
　　成都动车段成都东运用车间技术员蒋旭刚告诉记者，过去，普速铁路车头使用的是氙气大灯，只有一对。这种灯的发散性和穿透性较强，在大雾天气里效果非常好，但是照射距离不够远，一般在80—100米左右，一旦超过就看不清了。如果前方照见放光的物体，还会产生较强的反光，严重影响司机的正常瞭望，同时也会产生视觉疲劳。  
　　进入高铁时代，前照灯成为安全保障的重点提升对象，各个不同的动车组车型的前照灯数量都有大幅增加：CRH1A型动车组有远光灯4个，近光灯3个；CRH2A型动车组有远光灯4个，近光灯2个；CRH380A型动车组有远光灯4个，近光灯2个；CRH380D型动车组有远光灯和近光灯共计7个……不仅如此，高铁的车头灯光照度强，在350米内能清楚辨认前方物体；色温高，大大提升了光照对于司机眼睛的接受度和舒适度；寿命长，长时间照射可达到3000小时；最重要的也是最具人性化的是，动车组前照灯可以微调节，不仅让照射的距离更加远，也让司机的视野更加广阔。  
　　小小的一盏灯，凝结了这些年来中国铁路跨越式发展的征程，也映射出“中国智造”对标“世界一流”的新姿态。一趟趟列车犹如一条条银龙，穿山越岭，川流不息，点亮了神州大地，也照亮了回家的路。  
　　近日，第二十四届自贡国际恐龙灯会在四川自贡市启幕。近年来，自贡灯会逐渐走向世界，已在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内500多个城市展出。本届灯会除了在自贡本地举行外，还在北京、上海、天津等9个城市同时点亮。  
　　据自贡市灯贸管理委员会主任陈刚介绍，本届灯会中有较多宣传环境保护题材的灯组，同时在灯组的设计和制作中，大量使用废弃物品，采用新材料、新科技、LED新光源和节能环保灯具。例如水上灯组《梦回家园》重达50吨，用了300多万个废弃的小玻璃瓶手工捆扎形成，晶莹剔透，展示了绿水青山的美丽田园风光。此外，本届灯会大规模启用了点光源灯具，与传统白炽灯泡不同，这种新型的点光源灯具具有更强的节能性能。  
　　本报济南2月18日电  （记者潘俊强）近日，10万多盏花灯在淄博玉黛湖生态乡村庄园，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淄博花灯会上璀璨点亮。  
　　淄博花灯历史悠久，在清代就已闻名全国，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和鲜明的地域特色，素有“南有自贡恐龙灯，北有哈市冰雪灯，东有淄博闹花灯”的说法，2014年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17年，淄博花灯会作为淄博市仅有的几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落户玉黛湖乡村庄园，引来了全省各地的参观者。  
　　据了解，今年花灯会总投资2000余万元，是去年投资额的3倍，花灯数量超过去年的2倍。其中，最吸引眼球的大型灯组77组，各类特色灯组1600多个，花灯总数量超过10万个。灯会历时40天，横跨小年、除夕、春节、情人节、元宵节等节日。资金投入、展区规模、展出时长、花灯数量、技术含量都创造了淄博市历史之最。  
　　石头的街面石头的墙，石头的瓦盖石头的房。走在屯堡第一村——贵州安顺市大西桥镇九溪村600多年的石板路上，时光仿佛停滞了一般。村前的九溪河在冬日里显得十分静谧，河畔，61岁的朱正洪老人正在表演他最拿手的地戏剧目——封神榜。  
　　一锣一鼓伴奏，一人领唱众人伴和，空气中弥漫着高亢而乡土气息浓郁的弋阳老腔。头戴面具，身穿长衫，腰系战裙，背插靠旗，手持刀枪，边歌边舞，动人之处，一旁的观众忍不住拍手叫好。  
　　天虽冷，戏却热。“在村里找一块空地，放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旁边插一杆帅字旗，这就是我们的舞台。”朱正洪告诉记者，地戏俗称“跳神”，因其演出不用戏台，就在村野旷地进行，故称之为“地戏”。  
　　安顺地戏是流传在贵州安顺一带以屯堡人为主体的一种民间戏剧。明朝初年朱元璋“调北征南”“屯田戍边”，地戏由来自安徽、江西等地的屯军带来，距今已有600余年的历史。  
　　从军傩发展演变而来的地戏剧目大都以历史为线索，唱的都是朝代兴衰的战争故事。  
　　朱正洪是安顺地戏的市级传承人，出生于地戏世家，一家四代人都是村里的“神头”。“从小就看爷爷、父亲他们跳神，不用学都会了。”朱正洪笑说。  
　　传统的地戏一年跳两次，正月里跳前半个月，是为迎春纳吉；七月里跳前半个月，称作“跳米花神”，是为庆贺五谷丰登。“现在时代变了，有人看我们就跳。”  
　　地戏有“戏剧中的活化石”之称，演出程序一般分为“开箱”“请神”“顶神”“扫开场”“跳神”“扫收场”“封箱”等。其中“跳神”是正式演出，又分为“设朝”“下战表”“出兵”“回朝”等环节。  
　　地戏的魅力，很大一部分在于服饰道具的精美。披肩、对襟衣、黑纱帕、战旗、背包、布鞋……最核心的是地戏面具。“面具是地戏的核心灵魂，最为重要。”在朱正洪看来，面具是神灵的象征。对于屯堡人来说，跳地戏是一件神圣的事情，只有品行端正的人，才能学跳地戏。  
　　回忆往昔地戏演出的盛况，朱正洪仿佛一下回到了小时候。每次村里跳神，汪公庙门口挤满了人，里三层外三层，小孩子为了能到前排看戏，从村民凳子下面的缝隙一直往前钻，就怕错过好戏。在没有电视、手机的年代，地戏是村里最热闹的娱乐方式，也是村寨与村寨交流的方式。  
　　说起地戏好不好学，朱正洪直摇头。十个人学戏，能有一个学成就算不错的了。“一个人跳神跳得好不好，你看他一伸手、一出脚就知道了。”老人说，地戏讲究手、脚、头的配合，协调性很重要，“从开始学到能演上主角，需要五六年时间。”  
　　现在娱乐方式多了，愿意学地戏的年轻人并不多。但黎炳伟是个例外。9岁就开始学地戏的他，今年37岁，和其他年轻人不同，他被这项古老的表演艺术深深吸引。为了将这门古老的艺术传承下去，他和村里其他两个青年人一起，组建了九溪村少儿地戏表演队。每周他要花两天时间到九溪小学去给孩子们教戏。4年里，已经有200多个学生在学校接触、了解并喜欢上地戏。  
　　“还是得从娃娃抓起。等到我们这一辈都跳不动了，他们还能接上。”即便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安顺地戏的喧嚣热闹不复往常，依然有一代又一代的屯堡人传承着“忠义仁勇”的信念，竭力留住历经600年风雨的文化符号。  
　　编者按：今年，春节和藏历新年恰逢同一天。在拉萨最古老的年货市场冲赛康，对联、干果、奶渣、切玛盒、新年花等各种年货琳琅满目，浓郁的“年味”扑面而来，喜庆的氛围包裹着这里的每一个人。  
　　寓意吉祥的切玛  
　　藏历新年里，除了风干与新鲜的牛羊肉、酥油、人参果、青稞酒等必需品，切玛盒（图①，资料图片）是年货的重中之重。  
　　切玛盒里装有糌粑、烧麦粒，并插上红、黄、绿各色穗花（罗萨美朵）和酥油花（孜珠）。过年期间，每家每户把它摆在客厅最显眼的藏柜上。家里有客人来拜年，首先要请到切玛盒前。客人一边抓起切玛盒内一小撮糌粑撒向空中，一边念着“扎西德勒彭松措”（愿吉祥如意美满）“阿妈巴珠工康桑”（祝女主人健康长寿）等祝福语，而后将糌粑送入嘴中，并面对主人说声“扎西德勒！”表示恭贺新年。  
　　切玛盒的装饰中，酥油花必不可少，且是点睛之笔。农牧民亲手制作出的酥油花做工复杂，但图案精美，虽说价格偏高，却是拉萨市民的首选。  
　　穗花由麦穗和藏年花组成。拉萨市城关区扎细街道的拉巴次仁老人回忆说，以前的穗花大多保持本来色彩，但如今，人们更希望装饰的穗花色彩更艳丽和丰富。  
　　祝福飘扬在风中  
　　经幡又叫风马旗，是用棉布、麻纱、丝绸等材料制成的长方形彩旗，共有蓝、白、红、绿、黄五种颜色，按照顺序缝制。每年藏历新年的正月初二或某一良辰吉日，人们都会在屋顶上庆祝，把去年的经幡树拿下来，插上新的，祈祷新年平安吉祥，风调雨顺。  
　　在拉萨噶玛贡桑附近，来自西藏尼木县的桑布和他的伙伴们，近几年都会在这里制作、售卖经幡树。桑布告诉记者，经幡树的五种颜色分别代表天空、祥云、火焰、江河和大地。  
　　“每年过年前一个月，我们从县里来这里，生意挺好的。” 桑布说，这些经幡随风舞动，祈祷愿望成真，希望能够把吉祥的祝福带给每一个人。  
　　飘香的卡赛  
　　“卡赛”是一种藏式糕点，用面粉、酥油和糖等原料揉成面团、捏成各种造型后油炸制成。眼下，位于布达拉宫背面的宗角龙增茶馆门庭若市，选购卡赛的人络绎不绝（图②）。走出茶馆时，人们提着油炸馃子“卡赛”，满载而归。  
　　年过六旬的龙增老奶奶从1995年开始制作 “卡赛”。她得意地说：“随着市区人们生活越来越好，越来越忙碌，他们没有时间去制作，我就抓住了这个商机。”  
　　龙增奶奶的卡赛深受喜爱，不仅因为味道纯正，还因为不断推陈出新。她指着一种名为“泊酥热”的卡赛说：“这曾是回族的甜点，拉萨并不多见。有客人问我能不能做出来，我试着模仿，没想到受到各族客人的欢迎。”  
　　扎个小马尾，一身中山装，42岁的安顺市西秀区刘官乡周官村村民周明有几分现代艺术家的范儿，他从事的却是一门古老的手艺——明朝屯堡地戏面具雕刻。他本人也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地戏表演的核心灵魂就是脸子。”脸子，是行业里对地戏面具的称呼。雕脸子，是周明最引以为傲的事业。  
　　小时候看着父亲和村里的其他人跳地戏，周明就迷上了父亲戴在头上的面具。他在雕刻地戏面具路上，已经走了30余年。  
　　周明的一天从坐在马凳上劈木头开始。地戏面具的制作过程复杂，从选料到雕刻再到上彩，要经历10余道工序。  
　　选料是面具制作的第一步。“因为要给人戴着表演，所以木材要轻。”周明说，当地盛产的柏杨树木材质轻，木质细腻，纹理流畅，很适宜做面具。  
　　选好木料，接下来就是面具雕刻最重要的一步：出胚。“出胚决定了一个面具各部分的基本比例，最考验师傅的技术。”整张面具能否做到对称和均匀，看起来是否协调，这一步就基本定下了。  
　　通常一个地戏面具高32厘米、宽16厘米，由头盔和脸部组成，基本按1比1的比例分配。一个经验老到的师傅在出胚环节基本无需用尺子丈量，用自己的手指一比划，就能确定各部分的比例。  
　　出胚完成，面具的轮廓基本定下来，接着进入雕刻环节。地戏面具展示的大多是真实的历史人物，所以雕刻要根据地戏脚本里的描述来做，但同时也考验着制作者的审美。“每个师傅对历史人物的理解不一样，同一个人物雕出来的面具也不相同。”  
　　面具人物的表情是否传神，能不能活灵活现，都在雕刻环节决定。这个环节是使用工具最多的部分，光是各种尺寸的凿子，周明就有40余把，分为平凿、圆凿、线凿三大类。  
　　完成雕刻后，要把面具挖空、等待木头晾干，这样面具才不易变形，能长期保存。  
　　晾干后的面具，需要用精砂和细砂反复进行打磨，把刀痕磨平，便于后续的上色。先上底色，晾干，再上色，一般进行3次左右。待底色完全干透后，开始在面具上进行彩绘。眉毛、眼睛被一一画上，面具栩栩如生。  
　　地戏面具一般分为老将、少将、文将、武将、女将，俗称五色相。在颜色使用上，根据不同的人物特征用色，红色代表忠勇，如关公；黑色代表凶猛、刚烈，如张飞；蓝色、青色代表狡诈，如夏侯渊；通过色彩来体现人物性格特征。  
　　要让面具看起来有光泽，长时间不掉色，上漆是必不可少的。这个步骤在彩绘之后进行。待漆干透后，给有些角色装上胡须等装饰物，让它看起来更符合人物形象，就好了。  
　　除了等待木材晾干的时间，一个面具的制作大约需要一周时间；但一个匠人从开始学习到出师，大概需要五六年的时间。面具如果不受潮，则能保存上千年。  
　　2010年，周明被确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安顺木雕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但最让他开心的，是可以将这门技艺传承下去，并吸引到更多人参与到这项技艺的保护当中。  
　　本版制图：郭  祥  
　　春节前，河北泊头市文庙镇军西村的一处农家院里，40岁的“三痴斋”泥塑技艺传承人宋长峰正与学徒们一起，为狗年新春赶制特色泥塑。  
　　喜洋洋的新春福娃，俏皮可爱的金狗、花狗，活灵活现。映衬着大红的中国结和福字，年味十足。  
　　“三痴斋”泥塑工艺发端于清光绪年间，百年传承造就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已被列入第五批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宋长峰是第四代传人。  
　　宋长峰说，清光绪年间，泥塑非常盛行。他的曾祖父四处拜师学艺，并以“书痴文必工，艺痴技必良，人痴挚友遍四方”为人生格言，创立了三痴斋。  
　　在这间泥塑工作室里，除了工作台上正在制作的福娃和福狗，房屋四壁的博古架上，也摆满了各类造型的泥塑作品。这些作品大多取材于民间故事、神话传说以及《红楼梦》等古典名著。  
　　在吸收泥玩具和庙宇彩塑手法的同时，“三痴斋”泥塑也融入了中国绘画艺术的表现技巧。尤其人物的眼睛，“三痴斋”要求刻画精细，注目有方向，高光处准确传神，才能神气活现。  
　　制作步骤上，三痴斋泥塑主要分为选土、澄泥、制泥、塑像、彩绘、开脸儿等几道工序。在制泥一步，泥中需要掺入麦糠、棉花或是沙子等等，以防止泥在干燥过程中因收缩不同步而开裂。  
　　三痴斋的泥塑尺寸不一，大到丈余的寺庙神佛，小到一寸的架上摆件儿。宋长峰说，塑大像时程序相对繁琐，先要在像体内部“搭架子”，常用的材料有秸秆、木头、金属等。架子搭好后，外部再填充胶泥，如此泥塑就会相当牢固。  
　　最后一步的“开脸儿”是行话，即精细刻画，让作品表情生动传神。最早这一步为“开眼儿”，后来则延伸到了整个面部。  
　　如今，宋长峰正在筹建一家泥塑博物馆，用实物、图片、视频等形式将河北各地的泥塑风格、技法保留下来。他的学徒如今已有近10人，令他欣喜的是，他年幼的儿子女儿也对泥塑情有独钟，常常跟着他捏这捏那，这让他看到了泥塑的未来。  
　　国家大剧院陪伴广大观众在“乐舞剧戏”的艺术海洋中，欢度戊戌狗年新春佳节。2月17日至21日，来自爱尔兰的凯尔特传说踢踏舞团登台国家大剧院，带来充满能量与激情的踢踏舞剧《凯尔特传说》。  
　　作为首都文明办、国家大剧院和北京市文化局联袂打造的一年一度的市民文化盛宴，2018年“市民新春联欢会”推出“我的祖国”专场音乐会和“共圆中国梦”专场演出。  
　　此外，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举办多场精彩音乐会。今年，中国武警男声合唱团、北京交响乐团、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纷纷亮相“新春祝福”系列音乐会。野马马头琴乐团、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国家大剧院合唱团、中国国家芭蕾舞团交响乐团等音乐团体陆续登台。  
　　春节期间，北京京剧院众多梨园名家也登台国家大剧院。17日大年初二，“梨园伉俪”王蓉蓉、杜鹏领衔传统名剧《状元媒》；大年初三，马派名家朱强领衔马派经典《广泰庄》；大年初四，程派名家迟小秋为观众唱响名剧《锁麟囊》；大年初五，京剧名家杜镇杰领衔传统剧目《胭脂宝褶》。  
　　除了舞蹈、音乐、戏曲之外，国家大剧院还特别为小观众们准备了精彩的话剧作品，2月18日至21日，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话剧《成语魔方四》亮相戏剧场舞台。  
　　本报香河2月18日电  （记者史自强）2018京津冀中华大庙会于2月16日至21日（正月初一至初六）在位于河北香河县的中信国安第一城举行。本届大庙会以“第一城里热闹多 红红火火过大年”为主题，呈现颇具中国特色的年货大集、年夜饭、祈福盛典以及冰雪嘉年华等活动。  
　　庙会期间举行皇城特色演绎活动，游客可观赏开城仪式、百官朝拜、紫禁城下、民间花会、花车巡游等表演，体验古今穿越，感受皇城文化魅力。与此同时，位于第一城内的千年古刹大安寺举办多场迎春祈福活动。此外，本届大庙会还大幅提升了文化内涵，以春节文化为纽带的地域特色文化交流会、艺术品展、书法展、图书展销等活动让游客品尝到一道道美味的文化大餐。  
　　一个人很早就喜欢上一个事物，到了迷恋的地步。但因为机缘所限，其后多少年中，与欣赏对象只有短暂零散的接触，很不过瘾。终于有一天，目标集中出现，充塞了他的视野，从四面八方簇拥裹挟了他。他也得以凝神静虑，全身心地欣赏品味，目接神交。这种情形下，他会有什么反应？  
　　我此刻便是如此。眼前便是古老的京杭大运河，我长久以来念兹在兹的对象。  
　　是在江南名城无锡老城区的南门外，脚下是一座名为清名桥的、有四百多年历史的拱形石桥。古运河就从桥下流淌而过，将老城区一分为二。大理石的银白色桥栏杆，被岁月风雨侵蚀，有一些残破斑驳，手抚上去，粗糙而凉爽的感觉瞬间传递到掌心。  
　　斜倚栏杆，缓缓地转动脖颈，目光收放之间，古运河的魅力展露无遗。从此处到南门这段长约一点三公里的河道，被命名为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是古运河最精华的部分。2014年，中国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一段河道就是申报项目之一。这里集寺、塔、河、街、窑、宅、坊、弄、馆等众多古代人文景观于一体，有“运河绝版地、江南水弄堂”的美誉。  
　　这副精致工整的对句，并没有丝毫夸张。古运河的魅力，在此处体现得淋漓尽致。两岸青石垒砌的河岸，夹出一道宽约十几米的水流，缓缓地流淌，分明是一条水上的巷弄。临水的房子多是两层，个别三层，一色白墙黛瓦。到处悬挂着红灯笼，渲染出温馨的情调。房子连同蓝天白云的倒影被水波荡漾，便有了明与暗、真与幻的对比，有了层次和韵律。水边的条石栏杆上，疏朗错落地摆放着盆花绿植，增添了不少生机。栏杆内侧，隔着窄窄的小道，便是古旧的房子，屋脊上层层叠叠的瓦片，黯淡的颜色分明是被岁月烟云熏染而成的。屋檐下往往有一株藤萝，或是几竿竹子，藤蔓枝叶将窗子半遮半掩，清幽而雅致。位于旅游景区，这些房子不少改成了茶馆、咖啡馆，店招上的名字饶有诗意。目光沿着河道向前递送，远处又是一座拱形石桥，半圆形的桥洞，和水面上的倒影，恰好组成了一个完美的圆形。隔段时间就会有一艘游船驶过，古色古香的式样，正和此处悠悠的古意相谐适。  
　　一派平和静谧的氛围，笼罩着古运河和两旁的老屋。想起了唐代诗人杜荀鹤的诗句：“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虽然吟咏的是苏州，但描摹这里也同样合适。过往的数百年中，眼前大略都是这样的风景。只是时光仿佛逝水，物事犹在，而人事全非。每一所房子旁侧，都有一个水埠头，约七八级石阶，一直通到水里。往昔这里十分热闹，妇女们淘米、洗菜时的说笑声，洗衣服时棒槌击打衣物的声音，以及旁边小船划过时的桨声，都曾经在水面上和深巷间激起回声。而现在，看到的却只有空旷和落寞。  
　　端详桥下的流水，没有一点陌生的感觉。在我的想象中，早已经多少次走近它的身旁。古运河是我内心萦系已久的情结。故乡在冀东南平原。京杭大运河南运河的一段河道，就从县城东边十几里的地方经过。读中学时，曾经和同学结伴骑自行车专门去看，望着宽阔的河面上河水沉静缓流，少年的想象缥缈而浪漫。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一部《话说运河》多集专题片，其中有一集就专门介绍无锡运河。参加工作后，乘出差的机会，多次从火车上一瞥它的身影，也曾经在它流经的几座城市的河岸边走过。但像今天这样长时间地行走于它的襟怀之间，这样零距离地观赏它的每一个局部每一处细节，却是第一次。仿佛一个不惯饮酒的人，平常只是小酌几口，忽然猛饮下数杯，于是一种醺醺然便油然升起，充溢于胸间脑际。  
　　江南古运河的魅力，总也离不开河边巷弄的映衬。与这一段河道平行，两边各有一条街巷，分别是南下塘和南长街。我走下清名桥，前行十几米左拐，就进入了南下塘。这是无锡历史最悠久的巷子，房屋多建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处处都显示着岁月的沧桑。小巷逼仄，靠着运河的一侧，各种小店铺鳞次栉比地排列着，间隔不远就会有一家餐馆，弥漫着咖啡的香味，食物煎炒煮蒸的味道，间或有轻柔的音乐，透露出生活的祥和安逸。继续前行，一阵评弹的声音飘来耳畔，是从右边一所房子里传出的，门楣上方木质标牌上刻着篆体字“书码头”，不由得停下脚步聆听。吴侬软语，舒缓柔婉，似泉水流淌，但骤然间又变得高亢急促，仿佛裂帛之声。尽管听不懂唱词，却依然是十分惬意的听觉享受。  
　　南下塘小巷走到尽头，左前方便是横跨运河的南门桥了。穿桥而过，对岸就是南长街。这条街比南下塘要宽敞不少，两侧店铺也更为密集，既有张小泉剪刀店等传统老字号，又有各类出售专门物品的特色小店。游客也比南下塘街要多，神情步态中一派悠闲松弛。一边慢慢走，一边欣赏着街两边的老屋旧宅，形形色色的招牌，不知不觉中，清名桥又在面前了——脚步画出了一个长方形的轨迹，重新回到了刚才出发的地方。  
　　再一次从清名桥上走过。和上次不同，这一回下桥后是右行，不久就又登上了一座造型朴拙、名为伯渎桥的石拱桥。桥下东西方向的河道，被称为伯渎河，与运河相垂直，形成了一个丁字形。它是吴国的开国者吴泰伯为灌溉和排洪而开凿的，迄今已有三千多年历史，远远早于京杭运河。战国时吴王阖闾攻楚，夫差北上伐齐，都曾通过伯渎河。查询资料，读到南宋赵孟頫的一首诗《夜泊伯渎》：“秋满梁溪伯渎川，尽人游处独悠然。平墟境里寻吴事，梅里河边载酒船。桥畔柳摇灯影乱，河心波漾月光悬。晓来莫遣催归棹，爱听渔歌处处传。”经诗人生动的描绘，当年胜景恍惚如在眼前。  
　　不妨说，古运河成就了江南名城无锡。如果说无锡仿佛一位秀丽的江南女子，古运河就是挂在脖颈上的闪光的项链，映衬得女主人风姿绰约，魅力无穷。  
　　无锡位于江南水乡的核心区域，河流密布。在以舟船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古代，这里四通八达的水路系统便于货物的运输交流，极大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从